

希里芬計畫論戰：作戰行動的考察

The Schlieffen Plan Debate: An Operational perspective

林挺生 (Ting-Sheng Lin)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副教授(UQAM)

摘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諸多軍事爭議中，圍繞著希里芬計畫所進行的論戰，或許是最吸引人的主題之一。停戰協議剛簽訂，德國國內就開始檢討1914年馬恩河會戰的挫敗。從軍方觀點來看，這個深入法國境內進行大迴旋包圍行動的戰略方向是正確的，如果當時德軍總司令小毛奇確實地執行希里芬計畫，作戰概念是可行的。但是民間戰略學者德布呂克則有完全相反的判斷，堅持希里芬計畫從戰略層次開始就完全錯誤，德國無力在西線採取殲滅戰略，同時與英法兩強作戰；唯一可行之計，是在東線快速擊敗俄國，再將大部分兵力調到西線，採取守勢戰略與敵進行消耗戰。這個階段的論戰事實上並未觸及核心問題，對希里芬計畫的攻擊限於主觀的戰略方向選擇。1956年里特出版了希里芬計畫的正文。書中里特刻意將討論引向規範性層面，希里芬計畫被正確執行與否無關宏旨，這場在以希里芬為代表的軍國主義支配下發動的戰爭，德國絕無勝算可言。1990年代德國新軍事史料的發現，對希里芬計畫論戰產生重大影響：過去一直無法確認的計畫可行性問題，由於可用兵力的可行性而得到解決。

關鍵詞：作戰計畫、希里芬計畫、兵力結構、第一次世界大戰

Abstract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Schlieffen Plan might be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hemes among numerous military controversies taking pl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mmediately after the Armistice was signed in 1918, the critiques and defenses about the defeat of the Battle of Marne arose in Germany. From General Staff's point of view, not only the Schlieffen Plan's west front offensive strategy was correct, its operational concept was feasible as well; only if Moltke the Younger would be able to execute forcefully this great sweeping movement in France. However, Hans Delbrück, a civil strategist, held a totally different opinion. He insisted that the Schlieffen Plan was completely wrong on strategic level since Germany was never being able to defeat simultaneously the powerful French and British armies on the western front. The only solution for German army was to defeat Russian forces on the eastern fron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n send most of the army back to west confronting

the French and British by adopting the defensive strategy. Debate in this phrase did not reach the essential operational questions, only centering on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Schlieffen Pla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Gerhard Ritter's book in 1956, we acknowledg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lan's full text. In his book Ritter led intentionally the discussion toward normative dimension. It mattered little whether the plan was executed correctly; Germany had no chance at all to win this war that was waged by the militarist, amongst them Schlieffen being the primary leader. During the 1990s, newly discovered military archives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Schlieffen Plan debate. The long-standing question of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chlieffen Plan has been resolved by the revelation of detailed deployment plans. Terence Holmes thus confirmed the possibility of raising eight extra *Ersatzkorps* from the existing German forces.

Keywords: Operational Plan, Schlieffen Plan, Force Structure, First World War

壹、前言

1918年11月11日，同盟國與協約國的代表簽署了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稱一戰）結束。¹一百年來，關於一戰的爭論，不僅未因時間流逝稍見平息，關於戰爭起因、過程、影響與罪責歸屬等問題，反而出現更多分歧。一場規模如此龐大的戰爭，必然有其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各層面複雜的因果關係，很難想像可用單一研究計畫來涵蓋所有面向、挖掘所有證據、得出最完整的結論。戰爭的核心在軍事層面，而一戰前後的諸多軍事爭議中，圍繞著希里芬計畫(Schlieffen Plan)所進行的論戰，或許是最吸引人的主題之一。鑑於國內學界在這方面的討論不多，加上新史料的出現把論戰帶往另

一個更高層次，本文將嘗試對這場百年論戰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考察，並將重點集中在最新的論戰內容。

貳、關於希里芬計畫的一般性描述

大多數讀者對希里芬計畫的內容，都是從兩本具有影響力的歷史著作中得知。較早出版的是英國戰略學者李德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²。另一本則是美國歷史學家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的《八月砲火》³。前者的參考史料主要來自1925年出版的德國官方一戰史⁴，後者則多了一本里特(Gerhard Ritter)的重要著作《希里芬計畫：對神話的批判》⁵。塔克曼的作品較重文學修辭，在此以李德哈特的版本

1 同盟國名稱來自1882年德國、奧國與義大利簽訂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1914年8月戰爭爆發時義大利雖保證履行條約義務，後來卻加入敵方陣營。協約國來自1907年的英國、法國、俄國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前者有時也稱中歐強權(Central Powers)，後者則為協約強權(Allied Powers)。

2 Basil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apermac, 1997 [1930]).

3 Barbara W.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4 [1962]).

4 Reichsarchiv, *Der Weltkrieg, Band I, Die Grenzschlachten im Westen* (Berlin: Reichsarchiv, 1925).

5 Gerhard 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 (London: Oswald Wolff, 1958 [1956]).

為主介紹希里芬計畫：

德奧兩國在實力上不如法俄的劣勢，因為處於歐洲中央的地理位置而稍有緩解。俄國的動員較慢，在開戰初期無法全力應戰，因此德國採取的計畫是：先以快速攻勢打擊法國，而在東線以守勢牽制住俄國；等到法國被擊敗，再掉頭反擊俄國。但這樣的設計，因為法國在東部邊境上修築的強大要塞群而顯得困難重重。面對這樣的障礙，以及時間上的壓力，合理的軍事行動自然是繞道而行：通過比利時與盧森堡，由法國北面進攻。從1890年到1905年，德國參謀總長希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就不斷發展這個計畫。⁶希里芬計畫準備在面對法國邊界的右翼(right wing)上，集中大量兵力，進行大車輪式迴旋進攻，並冒險減少左翼(left wing)兵力到最低限度。這個輪形運動的樞軸(pivot)位於麥次—提翁維爾要塞群(Metz-Diedenhofen/Thionville)⁷。右翼由53個師組成，左翼僅有8個師。⁸一旦法軍攻勢迫使左翼德軍向萊茵河(Rhein)後撤，通過比利時的右翼就可以打擊法軍後方；這時就像旋轉門一樣，將一邊的門推得愈用力，另一邊從背後撞擊的力道就愈大。繞經比利時的德軍右翼進入法國之

後，以大弧面向東橫掃，其右側翼頂端將穿越盧昂(Rouen)附近的塞納河(Seine)。這支龐大的兵力自法軍後方將之推擠至摩澤爾河(Moselle)方向，最終撞上由洛林(Lorraine)要塞群與瑞士邊境構成的鐵砧(anvil)，將受到背後德軍的重擊而粉碎。⁹

這個不足一頁的描述，就是一般對希里芬計畫十分意象化的認識。事實上，在里特的希里芬計畫全文出版之前(1956年)，真正看過這份計畫的人屈指可數。¹⁰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各種爭議與誤解也就不足為奇了。所謂的希里芬計畫，是希里芬在退休之前開始動筆（文件標示日期為1905年12月），於1906年2月交給繼任者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的一套作戰計畫備忘錄(operational plan memorandum)。因文件的寫作格式與正式部署計畫(deployment plans, *Aufmarschpläne*)不同，採取的是備忘錄體裁，因此也稱為1905年備忘錄(Great Memorandum of December 1905, *Große Denkschrift*)，標題為：對法戰爭(War Against France, *Krieg gegen Frankreich*)。¹¹按照德國參謀本部(Great General Staff, *Großer Generalstab*)的慣例，這類備忘錄與正式部

6 希里芬任職參謀總長的期間為1891～1906年，他的前任為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事實上在瓦德西在位期間，德國的戰略就已經轉向西線進攻、東線防守的方向。

7 括號內原文正體字為英文，斜體字為德文或法文；人名、地名、河川、山脈一律正體，德文與法文並列時，德文在前法文在後。中東歐地名同時有兩個語言以上不同寫法時，以德文為主。

8 一戰前德軍平時編制架構如下：1個軍團有4～6個軍，1個軍有2個師，1個師有2個旅，1個旅有2個團，1個團有3個營。

9 Basil H.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 41. 塔克曼書請參考第二章。

10 Gerhard P. Gross,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New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 Military Planning," in 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pp. 97-98.

11 Terence Holmes, "The Reluctant March on Paris: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2, (April 2001), p. 208; Gerhard P. Gross,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p. 95.

署計畫、敵情研判一樣，都是機密等級很高的文件，除了與希里芬或小毛奇十分親近的參謀，其他人是不可能接觸到的。一戰剛結束，德國政局還處於混亂之中，不論是否承認德國戰敗，各方追究1914年開戰初期一連串失誤的爭論已甚囂塵上。希里芬計畫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廣為人知。

參、最初的論戰—議題設定

最早公開指出德國採用了錯誤戰爭計畫，從而導致巨大災難的是德布呂克(Hans Delbrück)。他是享有盛名的軍事史家，擔任政論刊物《普魯士年鑑》(*Preußische Jahrbücher*)主編。早在一戰前，德布呂克就經常批判參謀本部，認為數十年來德國軍方曲解了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理論，將之窄化為單一面向的「殲滅戰略」(strategy of annihilation, *Vernichtungsstrategie*)。他主張另一個同等重要的「消耗戰略」(strategy of attrition, *Ermattungsstrategie*)，而這個由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Friedrich der Große*)於七年戰爭(1756~1763)中發展的戰略，才是最適合德國的方案。在1919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德布呂克指出德國

應在東線發動攻勢，而在西線防禦法國，這正是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於1871~1888年間採用的戰略。這個通稱為「東線攻勢」(*Ostaufmarsch*)¹²的概念，要求德軍由東普魯士(East Prussia)向東南方向進攻，奧國則由加里西亞(Galicia)朝東北方向出擊，兩軍在華沙(Warsaw)或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會合，將俄屬波蘭境內的俄軍困於鉗形包圍中加以摧毀。德布呂克堅稱，假如1914年在東線發動攻勢，德軍能夠迅速擊潰在波蘭的俄軍；由於未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地位，英國介入的正當性將大幅削弱。在東線取得決定性戰果後，大部分德軍可以西調，對英、法的攻擊採取守勢，等待敵人筋疲力盡後求和。這篇文章十分重要，除了因為它首次公開宣稱東線攻勢可能扭轉整個戰局，更由於獨尊老毛奇的計畫，而朝後續批評指向希里芬跨出了第一步。¹³

另一個較少政治色彩角度對參謀本部的批判，來自一位退伍德軍上校(*Oberst*)伊曼紐爾(Friedrich Immanuel)。他在1919年發表的著作中，深入地敘述了德國的作戰計畫。對他而言，希里芬計畫的作戰概念包含於希里芬晚年的《坎尼》(*Cannae*)¹⁴一書中，所以

12 *Ostaufmarsch*在德國正式作戰計畫（部署計畫）中原指「東線部署計畫」，並沒有限定東線攻勢、西線守勢的意涵。由於德國從1871年統一以來，總是憂慮受到東西兩大強國（法、俄）同時攻擊的兩面作戰風險，因此參謀本部制訂作戰計畫時，都會有東、西線各自的部署計畫，西線部署計畫就稱之為*Westaufmarsch*。希里芬時代，從1901~1902年度部署計畫開始，用比較清楚的方式表達：單獨對法作戰的單面戰爭(one-front war)用*Aufmarsch I*，同時與法俄作戰的兩面戰爭(two-front war)則用*Aufmarsch II*，兩個計畫都有東西線各自的部署規劃。而在論戰之中用*Ostaufmarsch*與*Westaufmarsch*分別代表老毛奇時代東線攻勢西線守勢，與希里芬時代西線攻勢東線守勢兩個不同戰略方向的取捨，是一種簡稱，直接譯出容易產生混淆，所以本文以「東線攻勢」與「西線攻勢」代表。

13 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German War Planning 1871~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20.

14 Alfred von Schlieffen, *Cannae* (Berlin: E.S. Mittler, 1925). 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院(CGSC)於1931年出版了英譯本，全文可見<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Portals/7/combat-studies-institute/csi-books/cannae.pdf>（檢索日期：2008年8月4日）

他所規劃的西線攻勢應該是鉗形包圍(double envelopment, pincer movement)的作戰。1914年德軍在馬恩河(Marne)挫敗，全是由於最高統帥部(*Oberste Heeresleitung*, OHL)錯估形勢所致。最明顯的失誤，在於統帥部未能保留1個軍團的預備兵力來支援右翼。然而，伊曼紐爾完全沒有交代要如何找到這個軍團的兵力。他的書提出預備兵力的問題，對之後的論戰，特別是1999年後的发展，指出一個重要的方向。¹⁵

參謀本部很快針對這些批評進行了反擊，希里芬的得意門生庫爾(Hermann von Kuhl)在1920年出書，為他自己與參謀本部進行辯護。庫爾在戰前擔任參謀本部西線情報處的負責人與副參謀總長(*Oberquartiermeister*)，1914年8月成為右翼第1軍團的參謀長。因此書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說明戰前的情報研判工作，與第1軍團在馬恩河會戰(Battle of the Marne)的表現。從這本書中，人們首次得以瞭解德國戰爭計畫制訂的細節；同時，參謀本部在之後論戰中的基本立場也得以確定：希里芬將一個完美的計畫交給繼任者小毛奇，但他卻無法理解其精髓。¹⁶庫爾提到希里芬最初接受老毛奇東線攻勢的概念，但在1894年確信法國才是更危險與更具威脅性的敵人，因此構思了主要以打擊法國為主的「西線攻勢」(*Westaufmarsch*)計畫。庫爾宣稱希里芬計畫是希里芬作戰思想的最終版本，並說明希里

芬敢將所有兵力用於西線，是相信俄國陷在日俄戰爭(1904~1905年)的泥沼中，無法對法國伸出援手。庫爾簡要地描述了希里芬計畫，並重申強大右翼的重要性。小毛奇雖然保留了希里芬計畫的輪廓，卻將左翼增強，企圖在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擊敗法軍後，再以鐵路將第7軍團運至右翼。然而，在實際戰役中，這支兵力卻被留在左翼，用於突破要塞防線行動；並且導致進行主要攻勢的右翼，因為兵力薄弱而無法達成任務。對庫爾而言，德布呂克主張的東線攻勢計畫完全沒有成功的機會，德國根本沒有足夠的兵力在東線發動攻勢之際，還能在西線擋住法軍的進攻。德國也不可能有餘裕在東西線都採取守勢，或坐等敵人先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德軍只能利用內線(interior lines)位置優勢來彌補數量劣勢，先快速擊敗法國，再轉向對付俄國。¹⁷

接著，庫爾在1921年又出版一本專門討論馬恩河會戰的書。書中清楚地將希里芬計畫定位為殲滅戰略中最高與最有效的形式，與德布呂克鼓吹的消耗戰略尖銳對立。庫爾相信，只要正確地加以執行，希里芬計畫必能帶來快速而決定性的殲滅戰勝利。他不斷強調希里芬計畫中預定跟隨第1軍團前進，用來掩護其右側翼與後方的第2梯隊兵力，具有左右戰局的決定性角色。如果在1914年能有這些由替代軍(*Ersatzkorps*)組成的兵力隨行，就不會發生在馬恩河左支右絀的窘境。就算

15 Ibid 13, p. 22.

16 1920年之後參謀本部因為凡爾賽條約的規定而解散，本文中代表參謀本部加入論戰的軍人，並非正式意義上由參謀本部這個組織授權或要求個人對外發表意見，因為參謀本部已經不存在；而是曾經服務於參謀本部，特別是在希里芬時代接受教導與訓練，或是戰後進入國家檔案局工作，得以接觸機密檔案的職業軍人之間非正式的組合與行動。

17 Ibid 13, pp. 23-24.

真的無法得到這些新組建的單位，在8月27～30日時，如果小毛奇能將左翼兵力調到右翼，希里芬計畫仍有可能執行下去。德布呂克缺乏與作戰計畫細節有關的認識，不能像前參謀本部軍官一樣選擇性地釋出對自己觀點有利的資訊。他被迫放棄在計畫可行性上的爭辯，回到戰略層次，主張即使希里芬計畫成功地帶來一場決定性會戰，摧毀了法國現役軍隊並占領了巴黎(Paris)，法國人民還是會繼續戰鬥下去。最後，仍是回歸某種形式的消耗戰略上。¹⁸

肆、論戰的深化—官方戰史的出版

庫爾對希里芬計畫的選擇性揭露與詮釋，總是在反擊加諸第1軍團行動的批評，因而顯得片面而主觀。站在同樣支持希里芬計畫的立場格勒納(Wilhelm Groener)，以較為客觀的視角加入了論戰。1914年格勒納為參謀本部鐵路處的負責人，整個一戰期間都在後方協調軍備生產與管制戰時經濟，屬於技術官僚型的軍人。停戰前不到一個月，接替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成為首席副參謀總長，戰後活躍於政壇。他在1920年時為文介紹希里芬計畫，也為庫爾的書撰寫評論，都強調希里芬計畫就是德國一戰作戰計畫的基礎。格勒納隨即投入國家檔案局(Reichsarchiv)官方一戰史(*Der Weltkrieg, 1914 bis 1918*)的編纂工作，校讀了全部十四卷的內容。1925年，他被任命為負責監管國家檔案局的歷史委員會(*Historische Kommission*)成員，成為有權查閱所有軍事檔案的極少數

人之一。格勒納出版了兩本書專門討論希里芬計畫，書中一再強調希里芬經過多年思考與反覆驗證，才完成該計畫。這個計畫不能僅視為某種「基本概念」，它是完全能夠執行的具體作戰計畫。既然宣稱計畫具有可行性，格勒納就必須回應希里芬是否使用「不存在單位」的質疑，這也就進一步將論戰推向更技術性的作戰部署與兵力構成層面。格勒納認為將希里芬計畫與1905年實際部署的兵力進行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應該要與1914年的兵力狀況相比，才能解釋為何希里芬計畫可行，而德軍又為何於馬恩河遭遇挫敗。他說希里芬計畫要求26 ½個現役軍(active corps)，與14個後備軍(reserve corps)，而1914年時德國總兵力為26個現役軍與13 ½個後備軍，差距並不顯著。接著他又提到在1905至1906年的實際部署計畫中，希里芬在東線部署了5個軍，因此希里芬計畫中「必定」也在東線保留同樣的兵力。則西線應為23 ½個現役軍與12個後備軍，合計35 ½個軍，與1914年西線可用兵力基本上一致。¹⁹

事實上，除了上述兵力外，希里芬計畫中還額外要求了8個替代軍，也就是庫爾所提隨行第1軍團的第2梯隊。這個問題並未在格勒納書中得到任何明確的解答。以當時庫爾第1軍團參謀長的身分，不可能知道1914年8月所有德軍的戰鬥序列(order of battle)；格勒納則主管鐵路運輸的調度，理當握有最完整的軍力部署狀況，或許他基於保密義務，不肯深入細節，但他關於兵力狀況的結論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1925年官方一戰戰史的第一卷出版。

18 Ibid 13, pp. 25-28.

19 Ibid 13, pp. 37-38.

書中先簡要地敘述了從老毛奇東線為主的守勢戰略，到1894年希里芬將重心轉向西線，意圖在開戰時攻擊南錫(Nancy)與默茲河(Meuse)要塞群的變化。戰史說明在1898至1899年的部署計畫中，希里芬首次提出經由比利時與盧森堡前進凡爾登(Verdun)以北的迂迴作戰概念。他持續將這個概念發展成為1905年的備忘錄。還提到希里芬計畫是以1905至1906年的西線部署計畫為基礎，德軍將所有兵力投入西線，是一場單面戰爭。1905至1906年的東線部署計畫則是一場兩面戰爭，3個現役軍與4個後備師將留在東普魯士。書中既未提及東西線兵力部署的細節，也沒有交代作戰概念。但卻提到1905年時部分後備軍只有一個師，而希里芬計畫中卻是將所有後備軍以2個師來動用的。同時1905年也沒有任何組建新替代軍的規定。戰史接著指出在1909至1910年的部署計畫中，小毛奇決定性地改變了希里芬計畫，將第6軍團部署於洛林，第7軍團於亞爾薩斯，各有4個軍（3個現役，1個後備）。小毛奇的作戰概念強調在洛林的決定性會戰。在希里芬計畫中，無論戰局如何發展，德軍右翼都要儘可能強大，並通過比利時與盧森堡進入法國北部，直抵法軍的側後。相反地，小毛奇認為，如果法軍走出要塞防線大舉入侵洛林，右翼就沒有必要再繞遠路，應該立即南下加入戰鬥。官方戰史確立了希里芬計畫是戰前戰爭計畫制訂中最重要文件的結論，之後的史家不論支持或批評希里芬計畫，都一致接

受這個立場。²⁰

從戰史的內容來看，支持希里芬的一派成功地透過控制官方正史的方式，掌握了詮釋與傳承希里芬作戰思想，及解釋一戰挫敗原因的話語權。對歷史的重視，根植於19世紀以來德國的軍事傳統中。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與克勞塞維茲都強調史例正確使用的重要性²¹；參謀本部則將歷史研究制度化，成為訓練參謀軍官重要的教材；希里芬更將歷史部門擴張為古代戰史與現代戰史兩個單位，創辦內部刊物來出版戰史研究。²² 上述加入論戰的前參謀本部軍官們，在這樣的組織文化中成長，對掌控歷史書寫主導權的認知十分強烈，是否因此壟斷重要的歷史資料而讓論戰顯得片面，姑且不論；至少長年歷史研究訓練出來的嚴謹態度，讓這些軍史學家不至於偽造史實，這一點從與新發現史料對照後，已經得到驗證。

伍、戰爭與罪責—希里芬計畫正文面世

從一戰結束到1990年代，唯一被公開發表的原始德國作戰計畫文件，就是里特於1956年出版的《希里芬計畫》(德文版)。該書所依據的原始資料，是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稱二戰）期間於德國南部尋獲的官方希里芬文件檔案；經過軍事史家比對希里芬家族收藏的版本，已確定其真實性。因此，從1958年英文版問世後，所有關於一戰的研究，都有了一個共同接受的文本，應該

20 Ibid 13, pp. 32-34.

21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1832]), pp. 199-204.

22 Arden Bucholz, *Moltke, Schlieffen, and Prussian War Planning* (New York/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91), pp. 141-142.

能避免兩次大戰之間那種資訊不對稱情況下的偏頗爭辯。然而，我們卻看到關於希里芬計畫的研究，依舊存在許多細節上的疑問，尤其是之前的論戰未解決的兵力問題。兩次大戰之後國際局勢的變化，加上熟悉內情的一戰軍人陸續辭世，原本由作戰層次主導的討論，轉向由忽略作戰戰術細節的歷史學家主導，重回討論德國軍國主義與戰爭罪責的政治層面。

里特的著作可以視為這個趨勢的起點。在他的《希里芬計畫》一書中，超過一半的篇幅是用來發表自己的評論，指控希里芬為德國軍國主義(militarism)的代表，希里芬計畫是德國軍人窮兵黷武的最好證據。對他而言，軍國主義最明顯的特徵，是以純粹軍事的考量凌駕於政治、外交目的之上，扭曲整個國家甚至整個歐洲處理國際關係的正常方式。因此，受到強敵環繞的德國，只有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手之上，才能得到生存與發展；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在戰場上擊敗對手；受限於地理位置與資源匱乏，必須追求快速而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唯有殲滅戰略能達到這個目標；為使百萬大軍在廣大的戰場上機動、包圍、殲滅敵軍，整個軍事系統成為一個龐大而精密的機器，從動員開始就自動導向毀滅性的戰爭，任何人都無法使它停下。²³ 這樣的論點自然導向追究戰爭罪責，問題是「誰該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而將戰爭過程等同於無意義的殺戮，不想再去面對。考慮到歐洲在30年之間經過了慘絕人寰的兩次大戰，數千萬人喪生的震撼，理所當然會轉向規範性的思索。但是這種從簡化邏輯出發的研究，同時也限制了對歷史

的理解；如果因為現實是醜陋的而不願去面對，醜陋的現實就永遠會在那裡，最後人們連批判的能力都會喪失。

以下從里特的希里芬計畫正文中，節錄出希里芬核心的作戰概念，以便後文最新論戰參照。

法軍在對德戰爭中，只要無法期待俄軍實質的支援，可能就只會採取防禦態勢。法國在東部邊境修築了大部分為永久性的要塞，其中以貝爾福(Belfort)、艾皮納(Épinal)、圖勒(Toul)、與凡爾登防禦能力最堅強，可庇護大量法軍，並給德軍行動造成極大的困難。由於不可能對這些要塞進行包圍，而攻城行動只能從一側發動，必將耗費龐大的兵力與時間，因此德軍攻勢不可能指向這個地區。

較為可行的是由西北方向發動攻勢，指向梅濟耶(Mézières)、賀戴勒(Rethel)、拉費賀(La Fère)的側翼，渡過瓦茲河(Oise)打擊敵人陣地的後方。這個行動必須侵犯比利時、盧森堡與荷蘭的中立地位。德軍的右翼部隊將在麥次(Metz)與韋塞爾(Wesel)之間集結，包括23個現役軍，12½個後備軍，與8個騎兵師(cavalry divisions)。在主力部隊進行向凡爾登—敦克爾克(Dunkirk)一線大迴旋運動時，位於北面的後備軍主要負責右側翼的安全，特別是防範來自安特衛普(Antwerp)的攻擊；位於南面的後備軍保障左側翼的安全，抵禦來自摩澤爾河左側圖勒—凡爾登一線法軍的攻擊。德軍左翼由3½個現役軍，1½個後備軍，與3個騎兵師組成，停駐於摩澤爾河右側(Ritter書英文版誤譯為左側)。這些部隊在開戰時立即對南錫發動攻勢，以牽制大部分法

23 Ibid 5, pp. 78-128; Ibid 13, pp. 42-51.

軍，使之無法北上。稍後，這部分兵力將整合到德軍主力左側翼的安全保障任務中，或北上加強右翼實力。麥次要塞將成為承擔上述側翼防護任務部隊的屏障，大量的野戰工事將沿摩澤爾河、薩爾河(Saar)、與尼耶德河(Nied)連結起來，重砲與地方民兵部隊也將進駐。麥次本身就會吸引為數眾多的法軍。

德軍有希望以右翼包圍的作戰取勝，因此右翼必須儘可能地強大。(I)8個現役軍與5個騎兵師將兵分五路於烈日(Liège)下游渡過默茲河，朝布魯塞爾(Brussels)－那慕爾(Namur)方向前進。另1個現役軍(第18軍)必須攻取于伊(Huy)，於烈日上游渡過默茲河加入前者。這9個現役軍將有7個後備軍同行，其中一部分將留下來監視安特衛普，其餘則加強對右側翼的保護。另外，還可能從左翼以鐵路運送2個現役軍增援，這些兵力可能帶來決定性戰果。(II)朝向梅濟耶－那慕爾方向默茲河段前進的有6個現役軍與1個騎兵師，加上1個後備師；朝向梅濟耶－凡爾登方向前進的則是8個現役軍與2個騎兵師，這支部隊的左側翼由5個後備軍加以保護。10個國民兵旅(Landwehr brigades)將加入默茲河以北的大部隊，6個加入以南的部隊，3個駐防麥次要塞，1個防守下亞爾薩斯。²⁴

不論是經由比利時境內的會戰勝利，或是成功攻陷法境的要塞陣地，還是沒有遭遇大規模的抵抗，一旦突破默茲河左側的法國要塞區域，德軍必須向東迴旋，打擊梅濟耶、賀戴勒、拉費賀陣地的左面。默茲河上梅濟耶－凡爾登間的前沿陣地可能會提

前撤守。同樣地，恩河(Aisne)上拉費賀與漢斯(Reims)之間的法軍也不會被動地等待其左側翼受到攻擊。他們可能會嘗試尋找新的陣地，或是發動反擊。後者對德軍有利，因為潰敗的法軍不會是以緊密正面接敵的德軍的對手。但如果法軍退向恩河－瓦茲河一線，或是更遠的馬恩河與塞納河，組織新的防線，一部分德軍將持續追擊，另一部分將被迫由巴黎西側包圍這個巨大的要塞。到了這個時候，無論我們已經做了多少準備，都將發現我們的兵力太過弱小，不可能繼續完成包圍並殲滅法軍的目標。當德軍抵達瓦茲河一線，其後勤支援區域已經擴大到西至海岸與塞納河口，東至默茲河在凡爾登下游地區。除了5個後備軍已留下監視安特衛普，為了保護交通線，監視與包圍區域內其他要塞，7½個後備軍與16個國民兵旅將全數用於這些任務上。由替代營(replacement battalions, *Ersatzbataillone*)、預備役(reservist)、與國民兵中組建8個新的替代軍是絕對必要的。歷史的經驗將再度印證：入侵者的力量日衰，而防守者的力量日增。想要在這場戰爭中取勝，唯有讓右翼更為強大。因為決定性的會戰是由右翼主導。²⁵

陸、最新論戰的背景與內容

德國一戰前的作戰計畫是以部署計畫的形式制訂，以一個動員年度(4月1日起)為期實施。完整的部署計畫為最高機密等級，留在參謀本部中，各野戰軍只在動員年度開始時收到與本身任務有關的部署指令

24 希里芬在此的敘述極易造成混淆，以致後來引發小毛奇是否削減右翼兵力比例的爭論。為了不改變希里芬原始段落的面貌，我們只加上(I)與(II)來說明：(I)部隊是狹義的右翼兵力；(I)加上(II)則是廣義的「穿越比利時」右翼，或是希里芬自己說的「德軍主力攻擊部隊」。

25 Ibid 5, pp. 134-148.

(deployment directives, *Aufmarschanweisungen*)。按規定所有部署計畫與其他最高機密文件，在每個動員年度結束時必須銷毀。由於規定並未被徹底執行，部分檔案與副本因此保存了下來。1919年10月成立的國家檔案局保存了一批參謀本部的檔案，後來移交給1936年4月成立的陸軍檔案局(*Heeresarchiv*)。即便不完整，這批檔案中包含了兵棋推演(war games, *Kriegsspiele*)、參謀現地調查(General Staff rides, *Generalstabsreisen*)、以及1890~1904年希里芬與小毛奇的主要任務指令(key taskings, *Schlussaufgaben*)。1945年4月，在一次英國空軍轟炸行動中，幾乎所有陸軍檔案局的重要文件都付之一炬。兩德統一後不久，在將原先保存於東德人民軍檔案局(*Militärarchiv der Nationale Volksarmee*)的軍事檔案整合到聯邦軍事檔案局(*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時，發現了一批倖免於戰火而在二戰後期被蘇軍尋獲，並於1980年代歸還東德的一戰前後軍事檔案。²⁶ 這些現在開放給所有人申請查閱的資料，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也掀起一場至今未歇的新論戰。

引發這場論戰的祖伯(Terence Zuber)是一名退役的美國軍官，在1999年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希里芬計畫並不存在」這個極富爭議性的論點，強調德國的軍方史家「發明」了希里芬計畫，目的在掩飾開戰後幾週德軍的戰役過失。²⁷ 除了英國著名一戰史家

史壯恩(Hew Strachan)公開支持過祖伯外，這場論戰幾乎是他一人獨戰群雄，十餘年來始終堅持初始立場。

祖伯用來支持其論點的第一個證據：希里芬的備忘錄並非德軍的作戰計畫，因為它並未以機密文件方式存放在參謀本部，而是在希里芬家族手中。²⁸ 格羅斯(Gerhard P. Gross)上校任職於德國軍事史與社會科學中心(*Zentrum für Militärgeschichte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der Bundeswehr, ZMSBw*)，對1945年之前的德軍歷史十分熟悉。他認為祖伯之所以妄下斷語，主因是未能全盤掌握重要史料。關於希里芬原始手稿保存地點的問題，可在砲兵將領波提契爾(Friedrich von Boetticher)的手稿檔案中找到答案。據波提契爾描述，小毛奇收到原始手稿後，就將文件鎖在他參謀本部辦公室的保險箱內，連最親近的幕僚都沒見過正本。一戰後這份文件被移交國家檔案局，因此當時任職於檔案局的前參謀本部軍官確實可能見過這份推測已毀於二戰砲火的正本。希里芬家族保存的版本並非正本，因為文件中小毛奇的頁緣批注並非手寫字跡，而是打字稿。很可能是希里芬的女婿韓奇(Wilhelm von Hahnke)少將戰後見過正本而整理的記錄。²⁹

第二個證據，祖伯指出希里芬並未設計一個大型的殲滅戰，而只希望在邊境附近發動反擊，挫敗法軍攻勢。³⁰ 祖伯堅稱希里芬

26 Ibid 10, pp. 87-91. 德國戰史學者已從這些史料中整理出1893~1914年德國正式部署計畫的摘要，英譯全文收錄於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pp. 346-525.

27 Terence Zuber,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6, No. 3 (July 1999), pp. 262-305.

28 Ibid 13, p. 45.

29 Ibid 10, pp. 89-98.

30 Ibid 13, p. 219.

從1898年的備忘錄開始，就不斷強調等待敵軍先發動攻勢的反擊準則(counter-offensive doctrine)。³¹ 格羅斯則舉出1898年備忘錄中希里芬準備在法軍未發動攻擊時的選項：快速經由盧森堡與比利時進行對法國要塞防線的包圍攻勢，來反駁祖伯的論點。另外，在1901至1902年的東線部署中，希里芬說明，只有在處於數量劣勢不能發動攻勢時，才計畫使用反擊。1904至1905年的作戰想定是法國發動的大規模攻勢，只有此時希里芬才會採用完全的守勢戰略。然而，一旦他發現進攻的機會，反擊就成為次要選項。希里芬一貫的信念是：無論如何，要儘可能在「打擊重心」(*Schwerpunkt*)所在之處達到數量優勢；要想創造這樣的條件，只有在戰役是由我方主導之下才有可能，而非被動地回應敵人為我們所做的決定。³²

第三點，希里芬計畫中的作戰概念，並非他作戰哲學的最高點，而是一個孤立的變體，或專為要求增兵擬就的宣傳文件。³³ 祖伯這個觀點企圖否定一戰後原參謀本部軍官與官方一戰史共同的立場。他的推論與上一點是共通的：如果希里芬計畫中的大型殲滅戰違背他一貫的反擊準則，而希里芬真正偏好的戰略是經由較淺的迂迴，繞道凡爾登以北，再與由洛林發動的正面攻擊前後包夾突破法國要塞防線；那麼希里芬計畫就只能是為要求增加兵力而創造出來的寓言式想法，不可能是正式的作戰計畫。在此祖伯似乎重施德國參謀史家的故技，主觀地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史料。格羅斯提到，希里芬自1897

年首次將包圍法國要塞體系的概念行諸文字以來，就持續根據敵情研判與政治考量的變化，發展大規模、由情勢引導的包圍作戰。1904至1905年度之前的部署計畫、兵推與參謀現地調查，顯示了他對包圍概念的普遍接受，但他同時也承認風險確實存在。他的戰役企圖隨著法軍企圖變化，並非一味追求大規模的包圍行動。1902年，當希里芬判斷法軍已得知德軍的包圍計畫，並採取了反制措施，他就對1902至1903年的部署計畫進行了大幅更動：將第2到6軍團共計18個軍，部署於法國—盧森堡邊境附近，第1軍團僅在較遠的側翼位置監視。在這個計畫中，希里芬企圖同時對南錫與圖勒—凡爾登間的正面發動攻擊；並用德軍右翼以包圍方式擊敗預期的法軍北向攻勢。勝利之後，右翼於凡爾登以北渡過默茲河，逼近法軍的後背。這個戰役同時包含了包圍、反擊與正面攻擊。³⁴

1904至1905年的部署計畫，則對德軍左翼進行了強化，削弱右翼並將其部署區域南移。這樣的兵力配置讓希里芬可同時進行洛林地區的大型反擊，與凡爾登地區的決定性攻勢。這兩個計畫(1902至1903，1904至1905)顯示了希里芬作戰規劃的高度彈性。經由比利時深入法境的攻勢，在1905至1906年的部署計畫中正式出場（部署綱要在1904年底下達）。與前一年度只配置第1、2軍團共8個現役軍與6個後備師在右翼相比，現在將第1～5軍團合計17個現役軍與2½個後備軍，都部署在提翁維爾以北至荷蘭邊境間的地區。往年的部署計畫中，希里芬從未將重心

31 Ibid 13, p. 160.

32 Ibid 10, pp. 98-101.

33 Ibid 27, p. 285; Ibid 13, pp. 213-214.

34 Ibid 10, pp. 108-109.

直接放在右翼，這個年度的部署已與希里芬計畫的精神一致。他在1904年做出這個重大改變的原因，主要來自國際政治的考量與對敵人意圖的研判。1904年夏天之後，由於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受到重創，參謀本部第三處的情報更指出，法國正將左翼向北調動。此前預測的法軍對亞爾薩斯與洛林發動大型攻擊的可能性已降低。更有甚者，失去俄國援助的法軍，可能會守在要塞中拒絕接戰；希里芬只得將包圍圈擴大，從原先由凡爾登—梅濟耶之間通過，向西延伸到凡爾登—里爾(Lille)一線。這個右翼大包圍圈的概念就成為1906至1907年部署計畫的內容。其作戰概念發展的一致性清晰可見。³⁵

除了格羅斯，來自美、英、加拿大等國的一戰史學家也分別對上述祖伯的幾個論點進行了反駁，在此不再重複敘述。³⁶但是

還有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不但一戰後的德國軍方史家未曾提出令人滿意的解答，祖伯更認為是希里芬計畫能否被視為正式作戰計畫的最終考驗，那就是：希里芬計畫使用不存在單位的問題。祖伯的質疑十分合理，也無從規避：如果在兵推、演習中使用實際上不存在的敵我兵力，基於教育訓練的理由，還可以被接受；但要在真實世界中執行的作戰計畫，事關國家安危存亡，使用不存在的兵力是絕對不容許的事。是故，只要不能證明希里芬要求的新建單位可以在當時的德軍組織中找到，希里芬計畫就不可能是作戰計畫。具體而言，希里芬計畫需要96個師的兵力，而1906至1907年部署計畫中卻只動用了72個師，有24個師是不存在的「幽靈師」(ghost divisions)。³⁷唯一下了功夫，認真思考各種可行性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是英國的

35 Ibid 10, pp. 109-111.

36 可參考以下文章與祖伯的回應：Terence Holmes, "The Reluctant March on Paris: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2 (April 2001), pp. 208-232; Terence Zuber,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4 (October 2001), pp. 262-305; Terence Holmes, "The Real Thing: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9, No. 1 (January 2002), pp. 111-120; Terence Zuber,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Again,"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1 (January 2003), pp. 92-101; Robert Foley, "The Origins of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2 (April 2003), pp. 222-232; Terence Holmes, "Asking Schlieffen: A Further Reply to Terence Zuber,"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4 (October 2003), pp. 464-479; Terence Zuber, "The Schlieffen Plan was an Orphan," *War in History*, Vol. 11, No. 2 (April 2004), pp. 220-225; Robert Foley, "The Real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6), pp. 91-115; Terence Zuber, "The 'Schlieffen Plan' and German War Guilt," *War in Histor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7), pp. 96-108; Annika Mombauer, "Of War Plans and War Guilt: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Schlieffen Pl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5 (October 2005), pp. 857-885; Terence Zuber, "Everybody Knows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A Reply to Annika Mombauer," *War in History*, Vol. 15, No. 1 (January 2008), pp. 92-101; Terence Holmes, "All Present and Correct: The Verifiable Army of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6, No. 1 (January 2009), pp. 98-115; Terence Zuber, "There Never was a 'Schlieffen Plan': A Reply to Gerhard Gross," *War in History*, Vol. 17, No. 2 (March 2010), pp. 231-249; Terence Zuber, "The Schlieffen Plan's 'Ghost Divisions' March Again: A Reply to Terence Holmes," *War in History*, Vol. 17, No. 4 (November 2010), pp. 512-525.

37 Ibid 27, p. 266; Ibid 13, p. 214.

一戰史家霍姆斯(Terence Holmes)，他也是最積極與祖伯論戰的學者。

霍姆斯首先釐清希里芬計畫與1906至1907年正式部署計畫之間的關係，使隨後的比較有一個合理的基礎。據當時在參謀本部部署處第一科的魯登道夫說明，希里芬是在1905年11月下達部署綱要，而由他負責撰寫下年度部署計畫。該計畫依例分為兩套想定：西線作戰是單獨對法作戰，以及同時對法俄作戰的兩面戰爭。1906年1月希里芬退休，小毛奇繼任，而部署計畫則在小毛奇同意後於4月生效。希里芬備忘錄是在1906年2月交給小毛奇，可以視為希里芬在退休之後對西線作戰的思考，希望能在計畫制訂的最後階段加入一些修改。希里芬建議的最大修正，來自他認識到德軍的前進可能在恩河—瓦茲河一線遭法軍阻攔，在此情況下，德軍只能將包圍圈擴大到涵蓋巴黎，因而需要比現有野戰軍大得多的兵力。希里芬推算可從替代營中組建8個軍的兵力，而這些部隊必須在其他編制單位動員之後馬上著手組織。霍姆斯由此斷定希里芬計畫中的兵力部署分兩個階段執行：首先是野戰軍，緊接在後的是8個替代軍。1906至1907年部署計畫也有第二階段，涉及什勒斯威—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海岸防衛的1個國民兵軍與2個替代軍的組建。加上這第二階段的部署，1906至1907年計畫事實上動用了78個師，因此駁斥了祖伯所言1906年時德軍所有兵力僅為72個師的說法。更重要的是關於這2個替代軍如何

組建的證據，確認了希里芬一次建立8個替代軍的可行性。³⁸

接著霍姆斯分別從部署的兩個階段分析兵力數量。他比較了希里芬計畫與1906至1907年部署計畫的野戰部隊兵力結構：希里芬計畫動用26個現役軍加上1個步兵師，13個後備軍加上2個後備師，11個騎兵師，26½個國民兵旅。1906至1907年計畫動用26個現役軍，12個後備軍加上3個後備師，11個騎兵師，26½個國民兵旅。³⁹

在希里芬計畫中多了2個師：第43步兵師與第30後備師，並未出現在部署計畫中，但兩者也非憑空創造的單位。第30後備師原為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守備兵力，現在希里芬將之部署於野戰軍左翼。這就是計畫正文中「留在摩澤爾河右側1½個後備軍」中那½個軍。參謀本部規定，所有的野戰軍在動員時都要交出平時超過標準編制的單位，只有史特拉斯堡的第15軍與麥次的第16軍例外。第15軍保留1個超額的團，而第16軍有1個超額的旅在戰時編制中。希里芬計畫中（如圖1），第43步兵師部署於麥次附近的第16軍旁邊，霍姆斯認為這個師就是以該軍的超額旅為主體新建的，而第15軍超額的團也成為這個師的一部分。但這已是部署計畫兵力中最後一個可抽調的現役單位，那第43師要從何處獲得第4個團？霍姆斯觀察到，希里芬計畫中，部署於第43師南邊的第26、28後備師合組1個後備軍，在1907至1908年及之後的部署計畫中成為第14後備軍。從1910年的

38 Ibid 36, pp. 99-103.

39 霍姆斯主要從Gerhard 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Map1地圖中得到部隊番號，再與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附錄中的年度部署計畫摘要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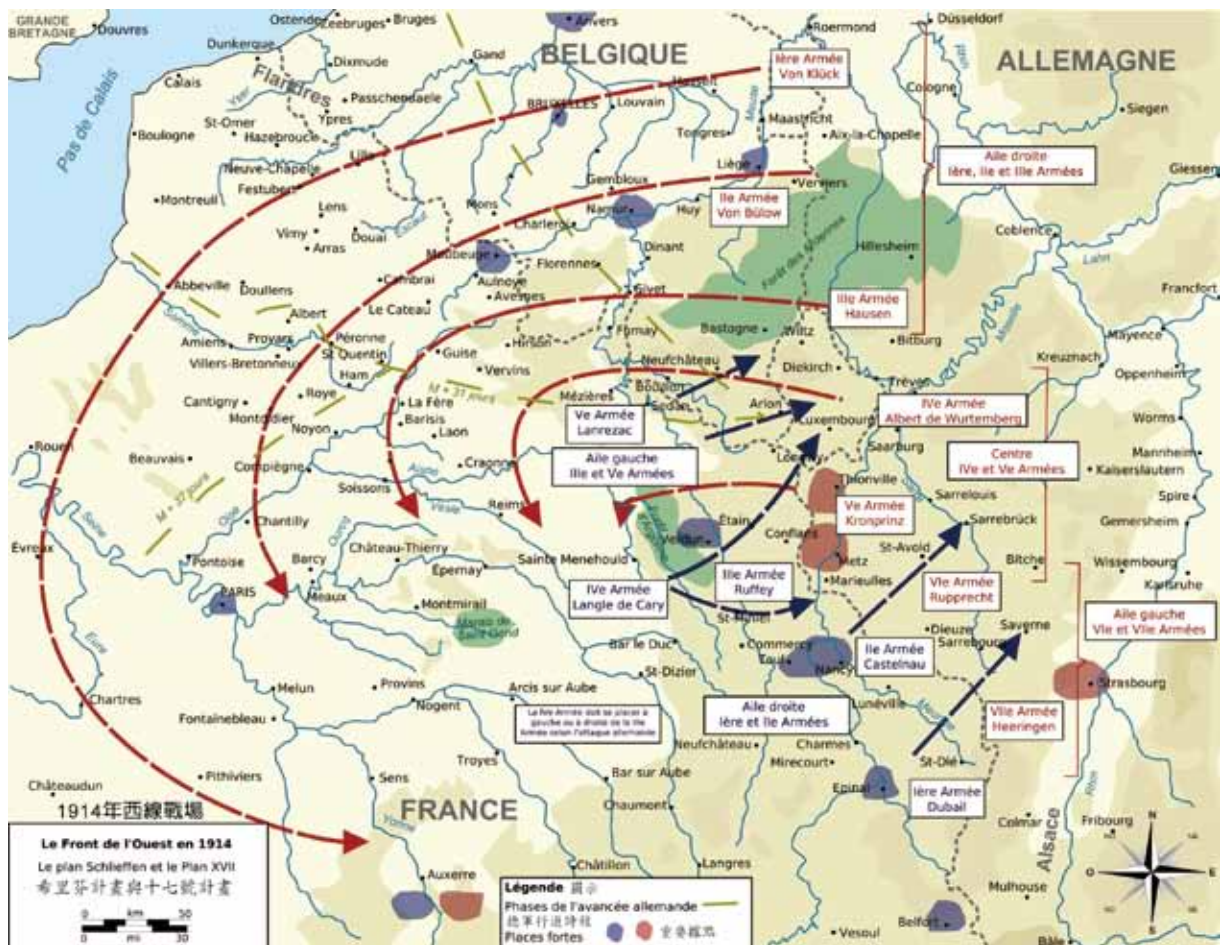


圖1 1914年西線戰場、1905年希里芬計畫、法國十七號計畫

資料來源：By Tinodela [GFDL (<http://www.gnu.org/copyleft/fdl.html>) or 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from Wikimedia Commons

重要地名中譯

Aisne 恩河	Allemagne 德國	Alsace 亞爾薩斯	Anvers 安特衛普	Belfort 貝爾福	Belgique 比利時	Bruxelles 布魯塞爾	Calais 加萊	Charmes 香姆	Cologne 科隆
Dunkerque 敦克爾克	Epinal 艾皮納	France 法國	Huy 于伊	La Fère 拉費賀	Liège 列日	Lille 里爾	Louvain 魯汶	Marne 馬恩河	Maubeuge 莫伯日
Metz 麥次	Meurthe 默爾特河	Meuse 默茲河	Mézières 梅濟耶	Mons 蒙斯	Moselle 摩澤爾河	Namur 那慕爾	Nancy 南錫	Oise 瓦茲河	Reims 漢斯
Rhin 萊茵河	Sarre 薩爾河	Sedan 色當	Seine 塞納河	Strasbourg 史特拉斯堡	Thionville 提翁維爾	Toul 圖勒	Verdun 凡爾登		

作戰組織表中可知，這個後備軍包含1個現役團，希里芬極有可能就是召回這個團來補齊第43步兵師的現役兵員。⁴⁰這將使第14後備軍只剩下7個團，但這並非特例。1910年的作

戰組織表中，第3、5後備軍都只有7個團。新成立的師還需要12個野戰砲兵連，可以由2個後備師(26、28)中直接調用，而後者則會接收替代砲兵連。這樣的抽調並不少見，1910

年後備軍的砲兵中有44個替代砲兵連，而戰時新軍(*Kriegskorps*)⁴¹則包含45個後備砲兵連。第43步兵師事實上就是從可識別的途徑獲得兵力組建起來的半個戰時新軍。這與第41、42步兵師情況相同，直到1912年，這2個師都是要在開戰時，才由其他單位超額的旅、團加上後備砲兵連來組建，並各自成為第20、21軍的1個師。⁴²

祖伯還引用官方一戰史關於部分後備軍只有1個師的敘述，批評希里芬將這些「缺員後備軍」(*short reserve corps*)以滿編來計算，拼湊了不存在的後備師。⁴³ 霍姆斯為此進一步討論了後備軍的組成。在1905至1906、1907至1908兩個年度的部署計畫中動用了20個後備師，1906至1907年度很可能也一樣（該年度動員計畫摘要不完整）。在這個年度的西線作戰計畫中，這20個後備師表示為12個後備軍與3個後備師，代表有5個後備軍是2個師的滿編軍，其餘7個後備軍是只有1個師的缺員軍。小毛奇制訂的1907至1908年計畫中，就將後者清楚標示出來，即第1、5、6、7、8、9、18後備軍。但是在1906年時，這些所謂的缺員後備軍並非僅有1個師的兵力。一般後備師的編制為12個營、3個騎兵中隊(*squadrons*)與6個砲兵連；而第1後備軍有21個步兵營，第7、9後備軍都有23個營，各有6個騎兵中隊。所以3個軍都不是缺員的「半

個軍」，都有足夠的步兵來編成4個旅（如正常軍級編制），雖然有的團可能只有2個營，而非標準的3個。真正缺員的是砲兵，3個軍都只有6個砲兵連，而非標準的12個。在小毛奇的1907至1908年計畫中，就說明1個缺員後備軍包含1個後備師與2個後備步兵旅，缺額的砲兵連將以機動替代砲兵連(*mobile ersatz batteries*)來補足。自1902年起，替代砲兵連在戰時就將配備自有的火炮、彈藥車與馬隊。因此他們不再是人員補充的單位，而是有需要時即可作戰的部隊。希里芬特別急於提供後備軍砲兵支援，他曾說新的後備師與軍只有在配備合適的砲兵單位後才可以組編。因此最合理的推論是希里芬將以替代砲兵來配屬後備軍。希里芬並未部署想像的後備部隊，所動用的20個後備師與14個後備步兵旅都是真實存在的。⁴⁴

確認後備軍的戰力之後，霍姆斯開始處理第二階段部署與8個替代軍的問題。上文中希里芬計畫的節錄已經交代這8個替代軍在支援包圍巴黎行動中的角色，但是組建這些新單位的想法是否可行？希里芬在備忘錄第一手稿中，尚未想到繞行巴黎的必要性，就已經表示絕對需要從新的單位中建立一個戰役預備隊。他指出首先可從國民兵中抽調近訓練完畢的部隊，接著可以動員剛解除後備役的幾梯次士兵。最初他認為動用國民兵

40 這是德軍加強後備軍戰力的措施，特別是只有一個師的「缺員後備軍」。第5、6、7、9後備軍各得到1個現役旅，第1、18後備軍得到1個現役團。加上1個現役團配屬於有兩個師的第14後備軍，所有編入後備軍的現役步兵為11個團。Terence Holmes, "All Present and Correct," p. 107.

41 這是希里芬1899年對戰爭部提出的戰時新建單位，在平時編制中不存在。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p. 141.

42 Ibid 36, pp. 103-105.

43 Ibid 13, p. 33.

44 Ibid 36, pp. 105-106.

旅的部隊就足以抵抗來自巴黎的攻擊，但到了最終手稿時，他將所有新建單位組織成師級與軍級部隊，並從一開始就賦予擴大攻勢的任務。至此希里芬明確指出，這些由替代營與替代砲兵連，以及國民兵與後備役除役兵中抽調組建的部隊，就是為了從西、南面包圍巴黎而存在的。他認為可以編成8個替代軍，其中6個專門用於包圍巴黎。這就是祖伯所謂不存在的單位，而他這種僵化的觀點使他無法回應在什勒斯威－霍爾斯坦地區海防使用替代軍的事實(1906至1907)。這些海防替代軍兵力是由7個軍管區(*corps areas*)與東線要塞的國民兵，以及替代部隊中抽調而來，分兩階段部署：動員後第9～10天與第13～17天，後者只在必要時才實施。若兩階段部署全部實施，將新編成3個軍。根據北方部署(*Aufmarsch Nord*)規劃，分別命名為：國民兵軍(*Landwehrkorps*)，禁衛替代軍(*Garde-Ersatzkorps*)，與第9替代軍(*IX Ersatzkorps*)，再加上第9後備軍，3個國民兵旅，與1個替代騎兵旅，共同組成全新的軍團。⁴⁵

對小毛奇而言，這3個替代軍絕非形而上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配備武器的實體。在他於1906年4月寫給戰爭部的信中，提到要為每一個替代軍配備3個野戰砲兵營(*Abteilung*)，包含1個有3個連的輕型野戰榴砲營。軍團另編1個有3個連的輕型野戰榴砲營為預備隊，以及20個攻城重砲連。小毛奇的目的是向戰爭部尋求組織上的協助，但卻被澆了一頭冷水。戰爭部的回信上說，這些拼湊的單位缺乏內部團結與合格的領導統御，將無法勝任大規模戰鬥任務；同時，這

些部隊的原屬單位恐怕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來調整兵力的損失。小毛奇在回信中提到，他理解使用臨時組成的部隊會有嚴重問題，也清楚替代部隊的首要任務是彌補前線的損失；但是在緊急狀況下，不管這些部隊的狀況如何，原先賦予的任務為何，都要投入戰鬥。事實上，小毛奇並不需要戰爭部批准這些替代軍的組建，早在他給戰爭部寫信前，這個新的軍團已經寫入正式的部署計畫並於4月1日生效。將這些新單位的細節寫入計畫，代表在戰爭爆發之前，這些部隊的具體組成與部署地點都已清楚規定，動員後第17天便可投入作戰。希里芬在備忘錄中也強調了一樣的程序，要求8個替代軍必須在其他部隊動員之後立即著手組建，不可等到戰局停滯，對額外兵力的需求緊迫時才倉促行事。⁴⁶

希里芬所要求的額外兵力並未寫入最後的1906至1907年部署計畫，小毛奇只下令編成3個軍，而其任務與包圍巴黎完全無關。他對原始計畫的增補與希里芬的想法背道而馳：小毛奇關心的是確保作戰計畫的根本，而非拓展攻勢的目標。由於新史料的出現，我們得知「以強大的右翼經由比利時發動的攻勢」並非在希里芬計畫中首次出現，這個概念是1906至1907年部署計畫中西線作戰的基礎，也是小毛奇接任參謀總長時接受的戰略。1906年2月送交給他的希里芬計畫，提出一個全面的包圍計畫。大費周章地繞行巴黎是最為關鍵的補充，目標在於殲滅法軍；要達成這個目標只能以強大的右翼無情地進行追擊。如果追擊行動無法在巴黎東邊進行，就必須轉向巴黎西邊。在理想的狀況下，右

45 Ibid 36, pp. 109-110.

46 Ibid 36, pp. 110-111.

翼可能不需要繞行巴黎西側，但額外的兵力必須就緒，為最壞的狀況預作準備。然而小毛奇對這個要求置之不理，並未對繞行巴黎進行任何準備，從這個角度來說，小毛奇否定了希里芬計畫。但是小毛奇的否定不能用來支持以下論點：希里芬計畫不具可行性，因為額外的兵力未在正式部署計畫中出現。相反地，正是小毛奇與戰爭部的通信，提供了希里芬要求8個替代軍可行性的明確證明。小毛奇在1906年4月的信中說明如何從「一部分」的德軍中抽調兵力組建2個替代軍（第9與禁衛），若是從「全體」德軍中，又能組建多少部隊？

霍姆斯的試算如后：每一個德國野戰團，都有一個相應的替代營以補充戰時的耗損，但他們的素質並不一致。小毛奇發現，禁衛團與後備團的替代營都是由訓練完成的士兵組成，所以他們是立即的戰力。替代野戰砲兵連的情況也類似，但必須確保在由96式野戰加農砲(*Feldkanone 96*)更新至配備制退機制的96式n.A.型過程中不致出現火砲短缺。然而，現役步兵團（一線兵力）的替代營則包含半數未受訓的士兵，所以在計算時，1個旅（2個團）只抽調1個替代營，而非兩個；編入後備軍的現役旅團也依此計算。以1906至1907年度全體野戰軍為基礎來計算：

- 一、4個師的禁衛軍與後備禁衛軍可抽調16個替代營。
- 二、20個後備師包含11個現役團（合5½個現役旅，故抽調5½個替代營）與69個後備團（抽調69個替代營），合併抽調74½

個替代營。

三、14個後備步兵旅可抽調28個替代營。

四、48個現役步兵師抽調96個替代營。

總數為214½個替代營，可組編為8.9個替代軍。⁴⁷

從上面的數字來看，實際上可運用的兵力大於希里芬要求的8個替代軍，為何他在備忘錄中會認為可能還需要部分國民兵與預備役來補足缺額呢？他應該也瞭解戰爭部回覆小毛奇提到的現象：並非所有現役步兵旅所在地區都能抽調1個完成訓練的替代營。如果以滿足戰力要求為標準，可能要3個團（而非上述的2個）才能抽調1個替代營。假設這個觀察適用七成的現役部隊，那可抽調的替代營將會略少於8個軍；若適用於九成的現役部隊，則還可組成7.7個替代軍。至於砲兵方面，一般情況下替代砲兵與前線野戰砲兵之比為1：4，所以1906年現役與後備師的744個砲兵連，就由186個替代砲兵連支援。如前所述，7個缺員後備軍各需補足6個砲兵連，共計42個連；加上為組建第43步兵師而由各單位抽調的12個後備砲兵連，須由替代砲兵連補齊，扣除之後還剩下132個替代砲兵連。希里芬計畫中替代軍與後備軍角色接近，所以砲兵也應相同為1個軍12個砲兵連，共須96個連。既有替代砲兵的數量也絕對足夠支應新建8個替代軍所需。⁴⁸

柒、結 語

一戰剛結束，德國國內就開始檢討1914年馬恩河會戰的挫敗。從軍方觀點來看，這個深入法國境內進行大迴旋包圍行動的戰

47 Ibid 36, pp. 112-113.

48 Ibid 36, pp. 113-114.

略方向是正確的，作戰概念是可行的，如果當時德軍總司令小毛奇確實地執行希里芬計畫。但是民間戰略學者德布呂克則有完全相反的判斷，堅持希里芬計畫從戰略層次開始就完全錯誤，德國無力在西線採取殲滅戰略同時與英法兩強作戰；唯一可行之計，是在東線快速擊敗俄國，再將大部分兵力調到西線，採取守勢戰略與敵進行消耗戰。這個階段的論戰事實上並未觸及核心問題，對希里芬計畫的攻擊限於主觀的戰略方向選擇。無論德布呂克與其支持者如何強調國際政治的重要性，當庫爾以其副參謀總長的資歷駁斥對手不瞭解德軍兵力部署細節時，也只能徒呼負負。但是經由前參謀本部軍官與官方一戰史的揭露，希里芬計畫的輪廓已經浮現，並與1914年實際戰役過程進行了比較。

二戰結束後，里特出版了希里芬計畫的正文。身為經歷兩次大戰摧殘的一代，里特刻意將討論引向規範性層面，希里芬計畫被正確執行與否無關宏旨，這場在以希里芬為代表的軍國主義支配下發動的戰爭，德國絕無勝算可言，而整個歐洲以千萬人灰飛煙滅為代價汲取這個教訓。里特的觀點強勢地主導整個二戰後關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檢討，嚴峻的冷戰時代氛圍也助長了這種趨勢，1950年代之後整整40年都糾纏於戰爭罪責的歸屬上。

1990年代德國新軍事史料的發現，對爭執了一個世紀的希里芬計畫論戰產生重大影響：過去一直無法確認的計畫可行性問題，由於可用兵力的真實存在而得到解決。戰略層次的考量固然有其優先性，但任何戰略構想若在作戰層次上無法落實，終歸是不切實際的理想。祖伯強烈質疑希里芬在計畫中使用了不存在的兵力，而認定這只是用來爭取

部隊員額的工具。經過霍姆斯詳盡的推算，證明了在希里芬計畫中，不但後備軍擁有真正軍級部隊的戰力，額外要求的8個替代軍也確實能從現有部隊兵力結構中找到足夠員額。自此，關於希里芬計畫的論戰，將不再是抽象的戰略概念之間的意識形態競爭，也不是在推估的數據中主觀地判斷，而是在確定的基礎之上，由作戰層次的可行性出發，進行有意義的論證。

（收件：107年8月27日，接受：107年10月3日）

參考文獻

外文部分

專書

- Bucholz, Arden, 1991. *Moltke, Schlieffen, and Prussian War Planning*. New York/Oxford: Berg Publishers.
- Clausewitz, Carl von, 1993 [1832].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Ehlert, Hans,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2014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Gross, Gerhard P., 2014.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New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 Military Planning," in 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pp. 85-136.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Liddell Hart, Basil H., 1997 [1930].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apermac.
- Reichsarchiv, 1925. *Der Weltkrieg, Band I, Die Grenzschlachten im Westen*. Berlin: Reichsarchiv.
- Ritter, Gerhard, 1958 [1956]. *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 London: Oswald Wolff.
- Schlieffen, Alfred von, 1925. *Cannae*. Berlin: E.S. Mittler.
- Tuchman, Barbara W., 2004 [1962].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Zuber, Terence, 2002.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German War Planning 1871-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論文

- Foley, Robert. 2003/04. "The Origins of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2, pp. 222-232.
- Holmes, Terence. 2001/04. "The Reluctant March on Paris: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2, pp. 208-232.
- Mombauer, Annika. 2005/10. "Of War Plans and War Guilt: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Schlieffen Pla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5, pp. 857-885.
- Zuber, Terence. 1999/07.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6, No. 3, pp. 262-305.
- 2001/10.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4, pp. 262-305.
- 2002/01. "The Real Thing: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9, No. 1, pp. 111-120.
- 2003/01. "Terence Holmes Reinvents the Schlieffen Plan-Again,"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1, pp. 92-101.
- 2003/10. "Asking Schlieffen: A Further Reply to Terence Zuber," *War in History*, Vol. 10, No. 4, pp. 464-479.

- 2004/04. "The Schlieffen Plan was an Orphan," War in History, Vol. 11, No. 2, pp. 220-225.
- 2006/01. "The Real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3, No. 1, pp. 91-115.
- 2007/01. "The 'Schlieffen Plan' and German War Guilt," War in History, Vol. 14, No. 1, pp. 96-108.
- 2008/01. "Everybody Knows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A Reply to Annika Mombauer," War in History, Vol. 15, No. 1, pp. 92-101.
- 2009/01. "All Present and Correct: The Verifiable Army of the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6, No. 1, pp. 98-115.
- 2010/03. "There Never was a 'Schlieffen Plan': A Reply to Gerhard Gross," War in History, Vol. 17, No. 2, pp. 231-249.
- 2010/11. "The Schlieffen Plan's 'Ghost Divisions' March Again: A Reply to Terence Holmes," War in History, Vol. 17, No. 4, pp. 512-525.